

後漢書集解

李王鄧來列傳第五

後漢書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李通字次元

集解注文臺曰初學記十一書鈔五十二引華嶠書云字文元流欽韓曰東觀記宛大姓李伯玉從弟軼

則通又字伯玉

南陽宛人也世曰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異爲

人嚴毅居家如官廷

積漢書曰守居家與子孫初事劉歆好星曆尤謹閭門之內如官廷也

識記爲王莽宗卿師

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時尊之故曰宗卿師也

置宗師主漢宗室耳此宗卿師莽篡位時所置也先謙曰官本注時作特是

通亦爲五威將軍從事出

補巫丞有能名

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驅使小官也前書秦御史監郡與蕭何從事辨之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

夔州巫山縣北也集解沈欽韓曰從事如唐大使所辟賓僚判官以下至支使是也

章懷混而一之非先謙曰官本無官下也字巫注見前

官莽末百姓愁恐通素聞守說讖云劉

虛受堂

氏復興李氏爲輔集解王補曰袁紀守治家與子孫加官府少事劉歆好星歷識記之言云漢當復興李氏爲輔

私竊議之非一朝也私常懷之且居家富逸爲閭里雄曰此不樂爲吏乃自

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騷亦通從弟軼集解惠棟曰軼字季文見馮異

傳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

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

武避事在宛集解陳景雲曰它處皆作避吏此音相似而誤通聞之卽遣軼往迎光武續

書曰先是李通同母弟申徒臣能爲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

安買半垂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掘上手得半垂刀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公孫臣

袁宏紀作申屠臣先謙曰官本注掘作握是光武初已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

相見其語移日掘手極歡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時通病臥室內世祖與通兄儵弟寵及軼語儵等喜悅入室

候通通握手極歡移日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當

先謙曰官本掘作握是集解先謙曰穀梁傳常事曰親之時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非常曰觀謂以其家重大事指

示之感動卽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己自有度矣度計度也音大各反因

復備言其計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諸李遂與南陽府掾史張順等通謀光武既深知通意乃

遂相約結定謀議期曰材官都試騎士曰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翟義誅

王莽以九月都試曰王莽以九月都試曰欲劫前隊大夫及屬正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阜也屬正謂梁

也王賜因曰號令大眾乃使光武與軼歸舂陵舉兵曰相應遣從兄

子季之長安曰事報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

黃顯相善時顯爲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

將曰此安之不如詣關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卽上

書歸死章未及報畱闕下會事發覺集解先謙曰謂通在宛事發覺也東觀記云王莽前隊大

夫誅謀夫誅謀通得亡走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次元聞事發覺被馬欲亡

反者反者乃乃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黃顯爲請曰守聞子無狀無狀謂禍

止止言其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

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已謝大恩葬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

兵之狀葬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

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

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上賜更始立已

通爲柱國大將軍輔漢侯集解沈欽韓曰楚有柱國官此取爲號從至長安更拜爲

大將軍封西平王軼爲舞陰王通從弟松爲丞相更始使通持節

還鎮荊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爲寧平公主寧平縣屬淮陽國也集解先謙

曰今歸德府鹿邑縣西南五十里光武卽位徵通爲衛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集

惠棟曰水經注固始縣故寢也寢邨在南故藉邨名縣通慕叔敖受邑故光武以嘉之更名固始拜大司農帝每

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官五年春代

王梁爲前將軍六年夏領破姦將軍侯進捕虜將軍王霸等十營

集解沈欽韓曰捕虜是馬武霸傳爲討虜將軍擊漢中賊賊謂延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

與戰於西城破之

西城縣屬漢中郡也

還屯田順陽

順陽縣名

帝改爲博山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

集解

洪亮吉日郡應作陽先

謀曰本漢析縣之順陽鄉哀帝置博山侯國明帝改順陽此以後

縣名追書之章懷注未合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曰病上書

乞身

集解洪亮吉日此蒙上六年夏之文下云其夏引拜爲大司

空攷通爲司空在建武七年五月則此應云明年夏引拜爲大

司空否則以病乞身亦應加明年二字

詔下公卿羣臣議大司徒

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

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爲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

高海內所聞通曰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

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曰時視事其夏引拜

爲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曰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

性謙恭常欲避權執素有消疾

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職曰春有疢首疾鄭玄注云消酸削也集

解惠棟曰王慆云消首消中二疾本異而其字又不同章懷注消中之疾是矣乃復引周官爲證是以消首消中爲一義矣沈欽韓

日素問陰陽別論胃中熱精液枯涸水殺卽消謂之曰消說文酸瘠頭痛自爲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

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曰公位歸弟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

上大司空印綬曰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

大謀卽曰封通少子雄爲召陵侯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引東觀記作新市侯每幸南

陽常遣使者曰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諡曰恭侯帝及皇后親

臨弔送葬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東觀記曰黃字

作箕也李軼後爲朱鮪所殺集解先謙曰更始之敗李松戰死唯通

能曰功名終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眾宗室會見安眾屬南陽

郡故城在鄧州東謝承書曰安眾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

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策

文嗟嘆以厲宗室安眾諸劉皆其後集解顧炎武曰崇當從漢表

作寵今以紹封爲名崇殊爲舛錯惠棟曰安眾侯紹封者有劉宣

子高見卓茂傳陳景雲曰崇死於莽未篡漢之先建武二年從父

弟寵紹封此傳寫誤也沈欽韓曰紀要安眾在南陽府西南三十

里竝受賞賜恩寵篤焉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曰其道得之不處也李通豈知

夫所欲而未識曰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況乃億測微

隱猖狂無妄之禍微隱謂識文也莊子曰猖狂妄行易无妄卦曰无妄之往何之矣鄭玄註云妄之言望人所望

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无所望是失其正何可往也即汗滅親宗曰史記朱英曰代有無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是也

缺一切之功哉停水曰汗言族滅而汗池之也缺望也音三瑞反一切謂權時也集解先謙曰史記盧綰傳爲羣臣

缺望章昭注缺猶冀也冀亦望也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曰吳楚索隱釋爲猶恐望也而後異解生

戰於柏舉吳師入郢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於雲夢之中後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

化枝蒙穀之功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蒙穀怒曰穀非人臣也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弃於歷山也集解沈欽

韓曰楚策離次一作即墨用齊義雪燕恥史記曰燕昭王伐齊潛

雞次歷山一作磨山即墨用齊義雪燕恥王敗出亡燕人入臨菑

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下齊七十餘城其不下者唯獨莒彼之

即墨後齊田單以即墨擊破燕軍悉復所亡城故曰雪也

取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王常字顏卿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北堂書鈔載常字並同

穎川舞陰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鄆人常父

博成哀間轉客穎川舞陽因家王莽末爲弟報仇亡命江夏名也

焉言背其名籍久之與王鳳王匡等集解惠棟曰前書云起兵雲杜

而逃亡也綠林中大陽山南有三王城王匡王鳳王常所屯故謂之三王城

聚眾數萬人曰常爲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

號下江兵續漢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集解沈欽韓曰藍口聚

口聚宋僑立蓮芍縣西魏改爲藍水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卬收散卒入

蕪谿蕪音力于反集解沈欽韓曰劫略鍾龍間盛弘之荊州記曰

山在今安州應山縣東北又隨州隨縣東北有三鍾山也集解沈欽韓曰寰宇記山有石狀如覆鐘眾復振引軍與

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也集解惠棟曰續志南陽章陵縣有上

唐鄉水經注上唐本蔡陽縣之上唐鄉春秋時唐國也沈欽韓曰唐置唐城縣今爲唐城鎮紀要今隨州西北八十五里遂北

至宜秋續漢志曰南郡有宜秋聚屬南陽非南郡也是時漢兵與新

市平林眾俱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卽與

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卬共

推遣常伯升見常說曰合從之利以利合常大悟曰王莽篡弑殘

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桀竝起今劉氏復興卽眞主也誠思出身

爲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

去常還具爲丹卬言之丹卬負其眾皆曰大丈夫旣起當各自爲

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帥集解惠棟曰前

書責檄陽令謝游曰故使操平鑄令晉灼注王常爲光武鑄說其

將帥此謂以微言鑄鑿之也此傳言鑄說謂以正言鑄鑿使之合

并也今本鑄說作曉說晉灼所據乃東觀記當從之曰往日成衰衰微無嗣故王莽得承間

篡位旣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

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

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

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曰秦項之執尙至夷覆況今布衣相

聚草澤曰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
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曰祐吾
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
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卽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
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破殺甄卓樂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
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及更始
立曰常爲廷尉大將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沛在山東王常
此時力未及往蓋是南郡沛南絕相類也還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補曰袁
紀昆陽之役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如此世祖笑而更始西都
去唯王常然世祖之計及戰世祖留王鳳王常守昆陽
長安曰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東觀記曰誅不從命封拜有功封爲鄧王
食八縣賜姓劉氏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年
夏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

苦

良甚也言苦軍事也

每念往時共更艱屺何日忘之

更經也艱屺謂帝賂小長安造常壁與常

共破甄阜及王尋等也

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

平生言謂常云劉氏眞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

成大功常乃久事更始不早歸朝帝微以責之故下

文云吾與廷尉戲耳詩衛風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常頓首謝曰

臣蒙大命得旨鞭策託身陛下

策馬繩也言

始遇宜秋後會昆陽

幸賴靈武輒成斷金

伯升與常深相結故曰斷金易繫辭曰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集解惠棟曰同人火上同於

天同性之卦同性則同德同德合義故二人同

更始不量愚臣任

心其利斷金韋昭注國語曰一心不二曰同也

曰南州

謂以廷尉行南陽太守

赤眉之難喪心失望

謂赤眉入長安破更始

曰爲天下

復失綱紀聞陛下卽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

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

謂南陽也乃召公卿將軍

曰下大會具爲羣臣言常曰匹夫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

爲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爲左曹

前書曰左右曹

平尙封山桑侯

山桑縣屬沛郡今亳州縣東解沈欽後帝於大會

書事

韓曰今潁州府蒙城縣北三十七里

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

集解通鑑胡注此家猶言輔此人也案袁宏紀作此人輔

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是曰遷常爲漢忠將軍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中

案中忠古字通故列傳或作中先諱曰名漢忠以顯異之當定作忠

遣南擊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

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

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

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

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

沛郡賊

東觀記曰沛郡賊苗虛也六年春徵還洛陽令夫人迎常於舞陽歸家

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璽書卽拜常爲橫野大將

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

常別

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

朝那縣屬安定郡也集解惠棟曰峻據

定郡先諱曰朝那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北

遣將過烏氏

集解惠棟曰氏音支常要

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壁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北

屯故安拒盧芳故安縣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也十二年薨于

屯所諡曰節侯子廣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東南也集解

先謙曰唐復州沔陽縣今沔陽州地在漢爲雲杜州陵二縣境無石城遺迹也漢石城屬丹陽郡在今池州府貴池縣西七十里不

知因何 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東觀記曰晨曾祖父隆揚州刺史祖父勤交趾

刺史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策解惠棟曰袁宏紀晨家富於財少受易好節義世祖與

之善以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姊妻之

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

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東觀記曰晨與上共執出逢使者不

下車使者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爲請得免集解洪亮吉日齊武王

續傳注引東觀記新野宰潘臨蓋叔是臨之字觀此則臨與光武及晨素有恩後小長安之敗臨遂汗晨宅焚冢墓蓋迫于法令耳

先謙曰官本注丞作承

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

集解惠棟曰樂史云鄧州穰縣鄧晨

宅宅有大樹晨每依蔭於其下李吉甫云晨宅在新野縣北二十四里

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

莽悖暴盛夏斬人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莽行一切之

此天亡之時

也

王莽地皇元年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有趨謹犯者斬無須時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也集解劉攽曰注有趨謹犯者案

前書犯字下

往時會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咎及漢兵起晨將賓

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

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弓手擣曰行矣不能

相救無爲兩沒也

集解惠棟曰杜預女記云主以手麾上曰行矣文叔努力早建大功追兵方至不能相救無爲

兩沒也上駐馬重呼之主曰不駛馳但忘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免我更當三人死也且急自脫我身何有

遇害

集解惠棟曰杜預女記云主生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一男三女長子汎乃元所生

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

汙晨宅

集解惠棟曰汙一作沔

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

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呂晨爲偏將軍與光武略

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尋王邑又別徇陽郡呂東至京密

皆下之

京密二縣名屬河南郡京故城在今鄭州滎陽東鄭之京邑也密故城在滎陽東南也

更始北都洛

陽曰晨爲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問行會於

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已一身從我不如已一郡爲

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迫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

集解劉發曰案

賊本以地自名故常如他處晨發積射士千人

積與迹同古字通用謂尋迹而射之

作湖字惠棟曰光武紀作湖晨發積射士千人

又遣委輸給軍

不絕光武卽位封晨房子侯

房子今趙州縣也集解洪亮吉日房

陵與此不同未知誰是欽韓曰在趙州高邑縣西南縣志俗呼倉房村

帝又感悼妹沒於

亂兵追封諡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爲

吳房侯

吳房今豫州縣也集解先謙曰今汝寧府遂平縣西四十里

曰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

徵晨還京師數譏見說故舊平生爲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辯之

光武前語晨曰何用知非僕乎故晨有此言也集解沈欽韓曰帝此僕字即光武自稱之僕辯當作辨先謙曰官本注曰作云

大笑從幸章陵拜光祿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擊平邵陵

新息賊新息今豫州縣也集解先謙曰今光州息縣治四年從幸壽春留鎮九江晨好樂

郡職由是復拜爲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爲冀州高弟中山屬冀州於冀州

所部郡課常爲第一也十三年更封南鄉侯繼音力全反入奉朝請復爲汝南太

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徵晨行廷尉事從至新野置酒酣讌賞賜數

百千萬復遣歸郡晨興鴻卻陂數千頃田鴻卻陂名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闢東水

陂溢爲害翟方進爲丞相翟之集解先謙曰陂利最大汝土巨殷

壞於翟方進復於許楊詳在楊傳晨善用大之功也

魚稻之饒流行它郡也衍饒明年定封西華侯復徵奉朝請二十五

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漢官儀曰長公主官屬傳一人員吏五人騎僕射五人私

府長食官長永巷令家令各一人也招迎新野之魂與晨合葬於北芒乘輿與中宮

親臨喪送葬諡曰惠侯小子棠嗣後徙封武當侯棠卒子固嗣固

卒子國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無子國除

來歙字君叔

歙音許及反。集解惠棟曰：世系云來氏出自子姓商之支孫食采於邾，因以爲氏。其後避難去邾，秦末徙

新野漢功臣表

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力武帝世曰光祿

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朝鮮父仲

東觀記仲作冲。集解

冲哀帝時爲諫大夫

集解惠棟曰：袁紀及世系皆作諫。諫大夫先

關本

娶光武祖姑生歙

集解萬承蒼曰：諸本同。案下文王遵云君叔陛下之外兄也。此祖姑字必有誤。惠棟

曰：東觀記歙有大志慷慨治左氏春秋。袁宏紀歙兄弟五人。

光武甚親敬之，數共往來。長安漢

兵起，王莽曰歙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賓客共篡奪得免。更始卽位

曰歙爲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曰病去歙，女弟爲漢中王劉嘉妻。

嘉遣人迎歙，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

洛陽，帝見歙，大歡，卽解衣衣之。

東觀記曰：解所被襦，襦以衣歙也。

拜爲大中大

夫是時方曰隴蜀爲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

西州謂隴蜀也。

子陽稱帝

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欽因

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曰漢爲名今陛下聖德

隆與臣願得奉威命開曰丹青之信揚子法言曰聖人囂必束手

自歸則述自亡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欽始使隗囂五

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遂

欽入質集解先謙曰官本遂作隨是拜欽爲中郎將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

兵與俱伐蜀復使欽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設疑故集解通鑑胡注疑疑難故

也故事久允豫不決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允允行貌也音淫東

從犬曲其足古與尤字同或音淫者誤盧欽素剛毅遂發憤質責

囂曰質正國家已君知賊否曉廢興故曰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

遣伯春委質質字伯春是臣主之交信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是君臣父子信也今反

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

於今日欲前刺器器起入部勒兵將殺欽欽徐杖節就車而去器

愈怒王元勅器殺欽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器將王遵諫曰愚聞為

國者慎器與名為家者畏怨重禍器車服也名爵號也言名與器不可妄授也俱慎名

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

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

其間左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人使伯錫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所曰重兵貴和而不

任戰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職而犯之哉葉解先謙曰君叔雖單車

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也害之無損於漢而隨口族滅

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左傳曰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楚不假道歸我

乃殺之楚子聞之遂隔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也小國猶不

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曰伯春之命哉欽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

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

而東歸八年春欽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精兵隨

欽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番須回中並地名番音盤武帝元封四年卒雍通回

中道前書音義曰回中在汧汧今隴州汧源縣也集解惠棟曰東

觀記欽與祭遵所部護軍王忠右輔將軍朱龍將二千入皆持南

刀斧自安民縣之楊城從番須回中伐樹木開山道至略陽夜襲

醫拒守將軍金梁等皆殺之番須即行巡所守番須口王劫學云

正義云番須谷名在扶風汧縣案番須回中皆在安定諸家所注

皆非也前書武帝紀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應劭云回中在安定高

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孟康云回中在汧者或取安定回中爲名非今

回中宮在汧也師古云回中言在汧者或取安定回中爲名非今

所通道棟案天水隴西安定北地隴道牛邯軍瓦亭皆在安定邵則

水郡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皆在安定邵則

昭以爲在汧縣者非也徑至洛陽口官本洛作略是斬讞守將

金梁因保其城驚大驚曰何其神也東觀記曰上聞得略陽林悅

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諸所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

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也激水灌城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今其水自城北

激水灌城注川一水二川蓋爲所竭以灌略陽也欽與將士固死堅

守矢盡乃發屋斷木爲兵集解先謙曰古鈔百二十五引續漢

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厨

監邴吉等曰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

集解沈欽韓曰論衡謂時篇世俗起土興工歲月有所食

所食之城必有死者歲則太歲也

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常

侍樊豐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聖永遂誣譖男吉皆幽囚死家屬

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數爲歎息京豐懼有後害妄造虛無構譏太

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曰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曰爲

太子當廢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

不在其身

集解王補曰昭二十三年公羊傳尹氏立王子朝何休注尹氏貶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

當坐明罪在尹氏此議言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蓋漢

時治經者舊有此說故來歷等據之以爭濟陰王何休據之以詰

王子朝耳若濟陰王廢時年才十歲見張皓所上疏詳皓傳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

選忠良保傅輔曰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

宿留

猶停留也宿留音秀溜

是日遂廢太子爲濟陰王時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

中傅高梵等

梵音扶汎反。集解：惠棟曰：胡氏音房戎反。先謙曰：官本注反作切。

皆曰無罪徒朔方

歷乃要結光祿勳設諷

諷音丁外反。集解：惠棟曰：袁紀作祝。諷案

丁活反。

宗正劉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閻丘弘

集解：惠棟曰：袁紀中郎將閻丘宏。

光趙代

集解：惠棟曰：下云：施延陳光趙代等並爲公卿。蔡質漢儀有廷尉趙世疑卽代。又趙熹子亦名代。和帝時卒。非此。

施延太中大夫朱偃

偃音丑。第五韻結反。

中散大夫曹成諫議

大夫李尤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李泰。誤。符節令張敬。集解：惠棟曰：敬後封山陽

西鄉侯。見劉瑜傳。沈欽韓曰：百石上應有六字。

持書侍御史龔調

續漢志曰：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也。集解：惠棟

日華陽國志：調字叔侯。巴郡安漢人。官至荊州刺史。

羽林右監孔顯

漢官儀：羽林左城門司右監。屬光祿也。集解：惠棟

馬徐崇衛尉丞丞樂闢

守丞兼守之丞也。

長樂未央殿令鄭安世等

集解：惠棟

日大司農眾之子。

十餘人

續漢志曰：未央殿令一人。長樂殿令一人。主乘輿馬也。

俱詣鴻都門證太

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曰：爲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帝與左

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曰：義割

恩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爲謹諱，外見忠直而

內希後，爾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

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

宜如明詔，歷怫然。

字林曰：怫鬱也。怫音扶。勿反。集解：通鑑胡注：怫然憤鬱之見于色者。廷詰皓曰：屬

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

屬近也。通猶共也。近言其諫何乃相背也。

大臣乘朝車處國事

固復輾轉若此乎。

周禮曰：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輾轉不定也。詩曰：展轉反側。

乃各稍自引起

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公主不

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爲之震慄。及帝崩，閭太后起

歷爲將，作大匠。順帝卽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於是遷爲衛尉，設諷

劉瑋、閭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爲郎。朱儂

儂音丑，良反。

施延、陳元、趙代

等竝爲公卿，任職徵王、男、郗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籍建、高、梵

等悉蒙顯擢。永建元年

集解：惠棟曰：通鑑云七月庚午。

拜歷車騎將軍，弟祉爲步

兵校尉超爲黃門侍郎三年母長公主薨歷稱病歸弟

集解先謙曰官本弟

作第

服闋復爲大鴻臚陽嘉二年卒官子定嗣定向安帝妹平氏

長公主

集解周壽昌曰平氏是清河王慶之四女名直得王女皆封縣稱長公主以安帝卽位所封也

順帝時爲

虎賁中郎將定卒子虎嗣桓帝時爲屯騎校尉弟豔字季德少好

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遷司空

贊曰李鄧豪贈舍家從讖

鄧屢代以吏二千石爲豪李通家富爲贈也

少公雖字宗卿

未驗

孚信也言蔡少公論讖其事雖信而李守被誅是未驗也

王常知命功惟帝念

王常更始中爲知命

侯後歸朝上錄其功封爲列侯故曰帝念

款款君叔斯言無玷

玷缺也

方獻三捷永墜一

劍小雅采芣詩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李王鄧來列傳第五

終

後漢書十五

後漢書集解卷十五校補

李通傳李通字次元集解汪文臺曰

至則通又字伯玉案據東觀記通尚有

兄儵弟寵則伯玉或其兄字通居次故字次元文仍次字之譌文耳

通聞之卽遣軼往迎光武注掘上手得半番刀集解先謙曰官本

注掘作握是

案本注掘上手及下正文掘手極歡兩掘字錢大昭謂皆當從閩本作握是錢所據本誤與此同官

本又與閩本合也

令守北向刎首呂謝大恩

官本此下有刎割也三字注

還屯田順陽集解先謙曰此以後縣名追書之章懷注未合

前志明云博山侯國哀帝置故順陽是未置之前本名順陽也吳卓信據平當傳當嘗以察廉爲順陽縣長是順陽未改侯國之

前又本爲縣也莽篡國除則復爲順陽縣迄建武十三年光武封族兄嘉爲順陽侯縣又復爲侯國續志南陽順陽侯國故博

山是也通屯田尙在建武六年固猶爲縣章懷注似無不合至前志應劭注謂博山明帝始改順陽顏掾已駁之矣

素有消疾集解沈欽韓曰素問陰陽別論至謂之曰消論但云二

陽結謂之消王冰注二陽結謂胃及大腸俱熱結也腸胃藏熱則喜消水穀不如沈說

令曰公位歸弟養疾

弟官本作第古字通用

卽日封通少子雄爲召陵侯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引東觀記

作新市侯

案今聚珍本東觀記仍作邵陵侯

詔諸李隨安眾宗室會見集解惠棟曰安眾侯紹封者有劉宣子

高見卓茂傳

案宣與寵自係一人名因形近而譌

彼之取舍

官本取作趣古字通用

王常傳王常字顏卿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北堂書鈔載常字并同

謹案今聚珍本東觀記不載常字

穎川舞陰人也集解陰官本作陽是

錢大昭曰陰當作陽是錢所據本亦誤陰也

起兵雲杜綠林中集解惠棟曰雲杜在江夏郡又新市有綠林

案前

漢志有兩新市一爲國屬鉅鹿一爲縣屬中山皆與綠林無涉後漢鉅鹿新市國省而江夏復增置南新市侯國續志劉注云

案本傳有離鄉聚絲林惠氏所指新市有絲林者正南新市誤脫南字耳其地在雲杜之南蓋卽割雲杜增置者莽時所謂絲林當然尙在雲杜非有二也至章懷劉玄傳注謂絲林山在當陽縣東北李吉甫又謂在當陽縣東南則皆據其西面言之固亦相去不遠也

往日成哀衰微無嗣

官本日作者

此所曰祐吾屬也

錢大昭曰此字下通鑑有天字

別徇汝南沛郡集解劉攽曰案沛在山東王常此時力未及往蓋

是南郡

案漢沛郡與汝南接壤前漢沛郡之山桑城父後漢皆改屬汝南是其證常徇汝南自可至沛郡似不誤且汝

南沛郡均在南陽之東北南郡則在南陽之西南常軍徇汝南其勢不能兼及南郡轉似不合矣

鄧晨傳王莽悖暴盛夏斬人集解惠棟曰至名曰不順時令

案此解當

併入下文集解

此天亡之時也注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謹犯者

劉攽說之後

案莽傳作敢有趨謹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語較明

斬無須時

白本注蓋脫法字也又趨官本注作趨與莽傳原文

台莽傳顏注趨謹謂趨走而謹詳也惟據說文走趨爲轉注字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趨趨爲雙聲字趨下云趨趨又也又

下云行遲曳又又也軍行銜枚疾走似無謂詳之理
謹譚則必逗遇不前行當遲不當疾疑作越爲是

元曰手攜曰行矣集解惠棟曰至主曰不駃馳案駃音苦夬反不
駃馳猶云不速馳

卽快之
本字

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集解劉攽曰至光武紀作湖案高
胡本

前漢國名有高胡侯陳夫
乞馬班二表均止作胡

常爲冀州高弟官本弟
亦作第

後徙封武當侯官本無
侯字

來歙傳來歙字君叔集解惠棟曰至漢功臣表有歙侯來蒼案史
表歙

侯利倉前書表作黎朱倉小司馬說史記謂漢書利倉作
朱倉者脫黎字耳倉或作蒼然無作來蒼者惠引殊誤

久宄豫不決注說文曰宄宄行貌案今說文宄下作淫淫行兒
惟玉篇廣韻同作宄宄行貌集

解惠棟曰毛晃云宄字從犬曲其足古與尤字同或音淫者誤

案此惠氏據通鑑胡注所引毛晃韻部韻略之說也今詳說文
宄字入州部从人出州尤字入乙部从乙又聲形與義迥別惟

尤字。越曲脛也。从大，象偏曲之形。乃部首字，與毛所謂曲其足者合。然亦从大，而非从犬。且與尤尤兩字音讀皆異，決無相同之理。毛乃就隸形之近，影射臆說，其不經甚矣。盧植傳論亦言尤，豫注亦音淫。蜀有尤，豫堆案此乃惠氏自說也。但范書尤，豫兼見馬援贊武等傳注，皆音淫。以今說文淫，淫行兒推之音淫，自不得云誤。尤，豫本即猶，豫亦作猶，與乃雙聲字。因聲以見義，王念孫廣雅疏證已詳言之。通鑑胡注謂允讀與猶同，本自了當。毛晃之說亦欲通猶於尤而轉失之。鑿胡取以爲證，則非古。猶與淫本皆讀若遙，同音相假，一如與之於豫。曲禮定猶與釋文謂與本亦作豫。淮南兵略訓擊其猶，猶陵其與，與楊雄羽獵賦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淫淫即尤，尤抑即猶，猶也。益州記濫頰堆又作猶，預樂府作淫，豫而坤元錄即作尤，豫惠引及此，其亦有見於毛說之迂謬乎。

何況承王命籍重職而犯之哉

職官本作質

遂有析骸易子之禍注弊邑

弊官本作注，作敝與左傳合。案汲古本敝多作弊，即樊之俗體。古書恆通用。

開道從番須回中注番須回中並地名

官本注名下有也字

斬鬻守將金梁因保其城注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也

錢大昭曰支體下脫

易字案今聚珍本東觀記及通鑑所引均有易字。袁紀則亦但云心腹已壞，制其支體無易字也。

高帝重之曰懸賞集解先謙曰官本作懸之以重賞是錢大昭曰當從闕本

作高帝懸之以重賞是錢所據本亦原作重之以懸賞官本兼與闕本合也

歆乃伏修攻具集解先謙曰官本伏作大是錢大昭曰伏闕本作大是錢所據本伏本

作伏伏修猶云密修義亦可通官本則又兼與闕本合也

又擊破襄武賊傅立卿等注襄武縣屬隴西郡也官本注集解先

謙曰注見光武紀案即建武十年擊羌於五谿也

省書覽涕案覽當作擊通鑑引作攬屈子懷沙思美人兮擊涕而竚眙洪補注云擊猶拔也

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爲征羌國焉注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郟城縣

東南也今地已詳集解錢大昕曰至疑當鄉縣東京初年割細

陽所置案續志安陵鄉屬召陵而安陵亭屬征羌水經注則謂鄉與亭皆屬故召陵皆併入征羌說雖不同而征羌與

召陵今固同爲許州郟縣境細陽故城則今在潁州府太和縣

境以今證昔征羌自近召陵不近細陽洪氏之說本於錢姑前

書補注已正之矣惟征羌果即從召陵析出則本傳當言分不

當言改既云改則必先分爲縣乃改爲國惟當鄉之爲縣早已

無徵故水經注削而不言章懷注亦略而不紀耳
歛本縣侯錢大昕乃謂縣字宜衍則尤不足據也

聖及其女永

錢大昭曰王聖女順帝紀泗水王傳及宦者傳並作伯榮此獨作永與彼不同今案順紀不載伯榮事惟

兼見陳忠楊震傳然永名亦並見閻皇后紀非獨此也詳伯榮為朝陽侯劉瓌妻永為黃門侍郎樊巖妻明係各為一人皆聖女也所難索解者諸傳言王聖事前皆僅及伯榮不及永逮後聖下獄則又僅及永不及伯榮袁紀通鑑亦然斯則書闕有間矣

長樂未央廢令鄭安世等集解惠棟曰大司農取之子

案此解應移置下文

說未央廢令注下並於大司農上增安世二字

廷詰皓曰

詰原誤詰據錢校改官本不誤

大臣乘朝車注詩曰

官本作詩云

皆拜其子為郎朱偃注偃音丑良反

案上文已注此誤復

王常知命功惟帝念注王常更始中為知命侯後歸朝上錄其功

封為列侯故曰帝念

錢大昭曰常傳光武勞之曰王廷尉甚苦每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故云功惟

帝念也注誤今案章懷注亦據常傳光武具爲羣臣言常更始
時受封知命之由一節未嘗不出念常功也第惟帝念功乃左
傳所引夏書中語
宜並詳所出耳

鄧寇列傳第六

鄧禹子訓孫騰寇恂曾孫榮

後漢書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晁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禹篤于經書袁宏紀

結髮殖業著名鄉閭

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

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桀多薦舉禹禹

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禹自南陽發北徑渡河

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

集解

惠棟曰東觀記世祖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還來寧欲仕耶還當作遠也

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

何欲爲

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爲字不然當云欲何爲沈欽韓曰爲字助詞不如劉所說

禹曰但願明公

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

集解通鑑胡注漢初未有紙以

竹筒及縑素書故言竹帛光武笑因畱宿問語問私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

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已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

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屈音求勿反集解惠棟曰桓譚新論云更

始帝到長安其大臣辟除東宮之事爲下所非笑但爲小衛樓半

城而居以是知其將相非蕭曹之儔也東觀記屈作囁說文勃起

曰囁張揖埤蒼曰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

嫺特起也魚勿切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集解王補曰袁紀此下有歷觀

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四方分崩離析論語

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論語形執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

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謙曰官本無注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集解通鑑胡注鄧禹爲光武大悅因令左

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

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樂陽縣名屬常山郡

集解沈欽韓曰今正定從至廣阿東觀記曰上率禹等擊王郎橫

府獲鹿縣東北後漢省禹進炙魚上餐啗勞勉吏士威嚴甚厲野將軍劉發大破之上過禹營

集解官本考證曰發本或作奉先謙曰廣阿今趙州陸平縣東十

二里舊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集解通鑑胡注武帝時羣臣請

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王皇子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

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指示禹曰天下

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集解惠棟曰東觀子前言曰吾慮天下

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

之典者在德薄厚不曰大小史記蘇秦說趙王曰堯無三夫之分

之士不過三千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

者皆當其才光武曰為知人集解先謙曰如以吳漢為諸將莫及

魏期將兵為能皆是各見本傳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集解先謙曰

後漢省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為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

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滿陽集解沈欽韓曰滿乃蒲之誤蒲陽

逆曰蒲陰故城

在完縣東南連大克獲北州略定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禹破邯鄲誅王郎有智謀諸將鮮

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

劉均

集解沈欽韓曰袁山松書作抗威王

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呂拒之赤眉眾大

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疊并關中而方自

事山東

集解王鳴盛曰河北之山莫大於太行故謂太行以東爲山東光武安集河北使禹別攻諸處皆在今河北彰德大名

廣平眞定等府而言方自事山東是謂河北爲山東也

爲山西也漢河東太原上黨諸郡皆在太行西即今太原平陽蒲州潞安汾州澤州等府自漢以來名稱不易近儒謂惟河東一郡

在山西非也又鄭興傳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勸雷洛陽勿遷都長安與說更始曰陛下朝建號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注

山西謂陝山以西也陝隘也侯夾切大約禹傳山東山西據大行

分東西與傳山西即謂關中今西安等府是其指陝山以西固不

待言而所云山東者亦指陝山以東注雖未及可以意揣與禹傳

能歸之此即以齊地爲山東今濟南諸府也隗囂傳由此名震西

臨天下又以未知所寄呂禹沈深有度故授呂西討之略乃拜

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曰

下可與俱者於是曰韓歆爲軍師

集解惠棟曰歆南陽人爲河內太守光武使衛文說降之以爲

禹軍師先謙曰歆前事見岑彭傳後爲大司徒自殺見侯霸傳

李文李春程慮爲祭酒

慮字或爲惠字集解

惠棟曰袁紀作憲

馮愔爲積弩將軍樊崇爲驍騎將軍宗歆爲車騎將軍

鄧尋爲建威將軍耿訢爲赤眉將軍左于爲軍師將軍引而西建

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

箕關在今王屋縣東集解沈欽韓曰在懷慶府濟源縣河

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

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

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

義曰大河之陽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杜預云河東大陽縣也集解沈欽韓曰在解州平陸縣東北十五里禹遣諸將

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

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集解先謙曰今解州治

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

死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執已推皆勸禹夜去禹不

聽明日癸亥匡等曰六甲窮日不出

集解周壽昌曰六甲以甲子始周行一而至癸亥止故謂

爲窮日禮月令日窮於次月窮於紀亦歲終云窮也

禹因得更理兵勒眾明日匡悉軍出攻

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竝進大破之

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

中郎將弭彊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

東集解通鑑考異曰劉玄傳王匡張卬守河東爲鄧禹所破奔還長安鄧禹傳無卬名承制拜李文爲河東

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曰鎮撫之是月光武卽位於鄴使使者持

節拜禹爲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謀帷幄

決勝千里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

史記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早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也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

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集解錢大昕曰史記五帝紀作五品不馴正義讀馴爲訓周禮地官有土訓鄭司農

讀訓爲馴馴訓古通用訓者順也與遜義亦同劉造傳訓五品周舉傳五品不訓責在司徒謝夷吾傳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先

謙曰尚書古文作不遜一作不遜今文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

作不馴亦作不訓詳余所著孔傳參正

在寬五品五常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言五常之教務在寬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第六卷帝紀注引書亦復出五

教二字與今尚書文不同先謙案今古文皆當重五教二字詳余所著參正

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為鄭侯食邑萬戶敬之哉鄭縣今屬南陽郡故城在襄州穀城縣東北禹時年二十四

遂渡汾陰河集解沈欽韓曰汾陰故城在蒲州府榮河縣北縣志河舊在縣西五里今去縣僅七十步入夏陽

府集解先謙曰今同州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歙左輔即左馮

有都尉引其眾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衙衙縣名屬左馮翊解在安紀禹復

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

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剋而師行有紀紀綱紀也言有條貫而不殘暴皆望風相

攜負目迎軍降者曰曰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住或作柱

曰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滿其車下莫不感悅

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桀皆勸禹徑攻長安

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仰猶恃也後無音魚向反

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

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

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呂觀其弊乃

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枸邑枸邑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蘭州三水縣東北梅音荀集解先謙曰今三

東北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集解先謙曰到枸邑

後有張宗勇戰見宗傳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詣京師京師謂洛陽也公羊

傳曰天子所居曰京師帝曰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敕曰司徒堯也亡

賊桀也集解王補曰宋溫革隱窟雜志引李漢老云古者詔令多矣天子自爲之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相如視草而光武

詔鄧禹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使臣下代言其敢爲是語乎王厚

齋因學紀聞亦曰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

眉桀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爲哉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禹猶執前意

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禹猶執前意

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

大要縣名屬北地郡

惠棟曰前志作大要古要字沈欽韓曰在今慶陽府寧州東南

遣馮愔宗歆守梅邑二人爭權相

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禹征之爲愔所敗

禹遣使言聞帝集解劉放

曰案文遣使以聞卽是白天子矣不須用帝字明衍

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

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執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

乃遣尙書宗廣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宋廣

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

眾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與其東歸至安邑

道欲亡廣悉斬之愔至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爲梁

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

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

陽因循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五百三十一引謝承書云因收十二帝神

主以故高廟郎來輔守高廟令行京兆尹承事按行掃除諸園陵爲置卒吏奉守焉遣輔奉主詣京師

禹引兵與延

岑戰於藍田

集解先謙曰今西
安府藍田縣西

不克復就穀雲陽

集解沈欽韓曰
今邠州涇化縣

西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

集解先謙曰
亦因其勸嘉

且成敗之

故宗室傳寶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

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

陵

集解惠棟曰
縣屬左馮翊

軍士飢餓者皆食棗菜

集解劉敞曰案文多一者
字軍既饑餓例皆食棗菜

若書者字則似有不餓者矣先謙曰
東觀記棗菜一作棗葉或作棗菜

帝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

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

集解先謙曰捶一作箠文選報任少卿書
注箠楚皆杖木之名也又云箠與捶同以

之笞人同
謂之箠楚

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

日飢卒徼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敗

眾皆死散事在馮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

集解惠棟曰謝
縣屬宏農

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

東陽

集解惠棟曰南陽有陽邑有東陽聚見
續漢志沈欽韓曰東陽城在鄆州東

遂與秦豐合四年春

復寇順陽間遣禹護復漢將軍鄧畦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

追至武當復破之集解沈欽韓曰紀要鄧城在襄陽府東北二十里武當城今均州治岑奔漢中餘

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爲高密侯食

高密昌安夷安洧于四縣高密國名今密州縣也昌安夷安並屬高密國昌安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外

城也夷安故城在今密州高密縣外城也洧于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也帝曰禹功高封弟

寬爲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續漢志曰前後左右將軍皆主征伐事訖皆罷也曰特

進奉朝請集解惠棟曰沈約云東京罷省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禹內文

明篤行洧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執有子十三人各使

守一藝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各命通一經修整閨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禹事寡嫂盡禮敬教養子

孫皆可曰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

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宗顯宗卽位曰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

進見東向甚見尊寵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向集解王鳴盛曰室中以東向爲尊其在堂上則君南面以臨

臣北而拜後分侍兩傍固以在左而西向者爲尊在右而東向者爲卑也三代以上君燕其臣皆在室中則臣固有居賓位而東向者矣或君東向臣南北向其賤者西向立侍亦可如鴻門之會是明章之際敬大臣禮師傅禹進見東向蓋在室中待以賓禮帝蓋南向也李賢不分堂上室中而混言之耳先謙曰書鈔六居歲餘十五續漢書作拜太子太傅進見東宮甚有優寵蓋誤

寢疾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禹遭光武皇帝憂悲哀吐血因發病薨

帝數自臨問曰子男二人爲

郎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帝分禹封爲三國長子震爲高密侯襲爲昌安侯珍爲夷安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曰爲小侯引入與議邊事帝曰爲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雁門肅宗時爲度遼將軍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出擊匈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集解劉敞曰檢和帝紀有事字明此脫一事字也先謙曰東觀記位在九卿上絕坐出塞追畔胡逢侯坐逗畱下獄死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尙顯宗女沁水公主集解惠棟曰名致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蠱事發乾從兄奉曰后舅被誅乾從坐國除元興元年和帝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

卒子襄嗣襄尙安帝妹舞陰長公主

集解周壽昌曰舞陰爲清河王慶次女名別得

桓帝

時爲少府襄卒長子某嗣少子昌襲母爵爲舞陰侯

集解惠棟曰皇后紀其皇

后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爲列侯皆傳國于後

拜黃門侍郎昌安侯襲嗣子藩亦尙顯

宗女平舉長公主

平舉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西集解惠棟曰志作平舉舉古字通

和帝

時爲侍中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封無後永初六年紹

封康爲夷安侯時諸紹封者皆食故國半租康曰皇太后戚屬獨

三分食二曰侍祠侯

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朝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

侯其次下士小國侯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爲隈諸侯也康太后從兄以親侍祀得紹封也集解劉攽

曰注隈諸侯案隈當作儂事在獨斷也沈欽韓曰下士疑作下土連下小國侯讀周壽昌曰諸侯位特進者稱侍侯見本書禮儀志

侍祠侯又見張奮劉般等傳又般所爲侍祠侯還爲朝侯百官志注引胡廣制度曰是爲猥諸侯不云作儂也隈儂猥通用古今字

作猥似較合廣雅猥眾也

爲越騎校尉康曰太后久臨朝政宗門

先謙曰官本注朝侯作列侯爲越騎校尉康曰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

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遂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耆宿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

婢亦自通中大人康問詬之

詬罵也音許遼反

曰汝我家出亦敢爾邪婢

怨恚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及從兄隲誅

隲音質

安帝徵康爲侍中順帝立爲太僕有方正稱名

重朝廷曰病免加位特進陽嘉三年卒諡曰義侯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

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斯最作事謀

始之幾也

幾者事之微也易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

武

方言曰羸檐集解先謙曰官本檐作擔古通作

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

曰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

及其威損柁邑兵散宜陽禡龍章於終朝就侯服曰卒歲

穢音直紙反又

較紙反龍章袞龍之服也謂禹爲赤眉所敗上司徒印殺也易訟卦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榮悴交而下無

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爲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嘗非之顯宗卽位

初曰爲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東觀記曰訓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

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朴之教大醫皮巡從獵上林還

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

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其更噓至朝遂愈也以口永平中理庠沱石曰

河通漕船水經注司馬彪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曰谷蓋資

乘呼沱之水轉從都慮至羊腸倉鄴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

山東之漕也也石臼河解見明紀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慮作慮欲合通漕水

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集解惠棟曰水

經注云監訓考量隱括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

護水功蒸揉然後直也拘音鈎謂曲者也集解惠

棟曰劉熙孟子注隱度也括量也荀子云府然若渠壘括之于己也 知大功難立具曰上言肅宗

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會上

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集解沈欽韓曰烏桓傳言烏桓死者神靈歸赤山祭

形傳作赤山烏桓此赤沙疑赤山之誤先詔訓將黎陽營兵屯孤

奴曰防其變漢官儀曰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孤奴縣屬漁陽郡也訓撫

接邊民為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

集解惠棟曰將扶也字亦作擗樂隨訓徙邊東觀記曰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青

泥一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鮮泥一襪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集解惠棟曰襪當作襪

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東觀記曰吏士常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為煮湯藥咸得平愈

其無妻者為適配偶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數千人十字蓋誤 八年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

私與扈通書徵免歸閭里東觀記曰燕人思慕為之作歌也元和三年盧水胡反

畔曰訓為謁者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守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以身率下河西改俗鄰郡

則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

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爲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

解仇結婚交質盟詛鄭玄注周禮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眾四

萬餘人期冰合度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

千騎前書西域傳省去者字耳然勝字應讀平聲有者字亦可非

出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常曰少制多雖首施兩端首施猶首鼠

韓曰史記萬石張叔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

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

不得戰稽故謂稽留事故也東觀記稽故字作諸故也集解惠棟

留也稽故謂稽留事故也東觀記稽故字作諸故也集解惠棟

然今張紆失信眾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

帑說文曰帑金帛所藏音宅莽反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曰難得意者皆

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曰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掠劫又不敢逼

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

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湟水縣也

皆言漢家常欲

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曰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曰爲義從

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曰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

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

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

集解沈欽韓曰西羌傳號吾卽迷吾弟此多一迷字又非伯父

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

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

東觀記曰寫作雁集解沈欽韓曰顯炎武郡國利病曹西寧衛下云雁谷

在今臨羌縣西鄧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

大小榆

兩國名也見西羌傳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河水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谷小榆谷此二榆土地肥美羌

所依阻也沈欽韓曰行都司志榆谷在金城西二百里案在西寧府西南邊外先謙曰官本注國作谷是居頗巖谷眾

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集解通鑑胡注來湟

兩岸之地通謂之湟中沈欽韓曰一統志湟河番名波洛沖克河在西寧邊外西北青海之東源出鳴爾藏嶺入西寧西川邊內爲

西寧河又東南三百餘里至莊浪衛降唐堡入大通河結湟中城在西寧邊外西北令長史任尙將之縫

革爲船置於箄上曰渡河音步佳反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

獲復追逐奔北會尙等夜爲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

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

盡一種謂迷唐也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

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東號羌名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

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苑刑徒二千餘人分

目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

將兵鎮武威憲曰訓曉羌胡方略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爲

諸寶所親及憲誅故不離其禍也難遺訓雖寬中容眾而於閨門甚

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曰温色四年冬病卒官

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

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曰刀自割又刺殺其犬

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

訓前任烏桓校尉尉時吏士也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儁儁歎息曰

此義也儁音於建反集解通鑑胡注儁蓋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

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求福集解先謙曰官本儁作駝元興元年和帝

召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平壽

縣屬北海郡故城中宮自臨百官大會訓五子騰京裡弘闔

裡音在今青州北海縣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騰字昭伯東觀記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為貴人騰兄弟皆

騰作陟

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爲和熹皇后隲三遷虎賁中郎將京裡弘闓

皆黃門侍郎京卒於官延平元年拜隲車騎將軍僕同三司集解先議

曰東觀記複出儀同三司四字爲是始自隲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僕同三司有開

儀同三司謂別開一府得比三公隲虎賁中郎將弘闓皆侍中殤帝崩太后與隲

等定策立安帝隲遷城門校尉弘虎賁中郎將自和帝崩後隲兄

弟常居禁中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鄧隲傳云自延平之初以隲謙

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隲兄弟上疏自陳

位並侍帳幄預聞政事無拾遺一言之助以補萬分而久在禁省

日月益長罪責日深惟陛下哀矜之先謙曰官本弟作第下同

歲餘太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隲上蔡侯集解沈欽韓曰今隲葉

侯集解沈欽韓曰今南弘西平侯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隲

陽府葉縣南三十里光武集解先謙曰食邑各萬戶隲

紀光武闕西華侯西華縣屬汝南郡也集解先謙曰隲

已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隲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關詣關關

清崎

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汙穢無分可採

言無分寸可收採也

過曰外戚遭

值明時也

過誤

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

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

明又云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並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

慙誠懼無曰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

大憂

造成也仍類也大憂憂和帝殤帝崩

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

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

嘉美竝享大封也

猥曲

伏聞詔書驚惶怖迫觀前世傾覆之誠

前代

外戚上官安霍禹之屬皆被誅戮也

退自惟念不寒而慄

惟思也不寒而慄言恐懼也前書曰義縱爲定襄太

守郡中不寒而慄也

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

兄弟內相敕厲冀曰端慤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

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曰增罪累惶窘征營

集解惠棟曰小

顏云征營惶恐不自安之意也

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騰頻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

其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騰將左右羽林北軍

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騰西屯漢陽使征西

校尉任尙從事中郎司馬鈞與羌戰大敗時曰轉輸疲弊百姓苦

役冬徵騰班師班還也集解惠棟曰案西羌傳騰于元年冬屯漢陽

月傳有脫字也沈欽韓曰黃伯思東觀餘論近歲關右人發地得

古壘中有東漢時竹簡永初二年討羌符與范書紀二年班師合

脫文明冬上朝廷曰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騰爲大將軍軍到河

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齋牛酒郊勞王主曰下候望於道既至

大會羣臣賜束帛乘馬駟馬龍靈顯赫光震都鄙集解通鑑胡注

公主也鄧厲西征無功而還當引罪求自貶以謝天下時遭元二

蘇勢持權冒受榮寵於心安乎君子是以知其不終也元二

之災臣賢案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爲

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

皆爲二字明驗也集解杭世駿曰案王充論衡依國篇云今上嗣

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

芝復生六年黃龍見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

諸瑞皆同則知所譯元二者譯君初元年也魯有嘉言在

以致祥瑞其為非災者之語益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月先零

滇羌叛寇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

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漢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豈有

范史一部唯獨一處如此惠棟曰趙明誠云漢司隸楊孟文開石

門頌云中遺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絕若讀為元元則為不成文

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書注未必然也洪适云案漢刻如北海相

景君及李竣夫人之碑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贅其下此碑有蒸蒸

明明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一字然非若元二遂書為大二字也

又孔耽碑云遺元二懸刺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又言

人民注之人士荒飢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集解惠棟曰

非明矣紀書永初二年之間萬民飢流羌獠叛戾石門頌所云西戎殘虐

橋梁斷絕又未秋隕霜稼苗天殘終年不登區假之患正是鄧騭

出師時也人士當作人民騭等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祿諷啟姓

丁外反又音丁活反羊浸集解先謙曰李邵陶敦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

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騭兄弟竝上書

求還侍養太后曰闕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

君薨騭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集解王補曰本書太后

欲不許以問曹昭昭上

君薨騭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

君薨騭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

君薨騭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

疏言其能以禮讓宜見矜
允詳列女曹世叔妻傳
騰等既還里弟竝居冢次闔至孝肯立

有聞當時

騰上書得請而兄弟廬墓終喪貴戚中尤難得又桓郁

傳云肅宗卽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待中行服郁子焉安帝永
寧中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奪服拜官周槃傳和帝
時以思母棄官還鄉母歿哀幾毀滅服終遂廬墓側此皆永初以
前事其載在漢碑者司隸魯峻以母喪乞身廬墓絜陽令楊君上
虞長度尚皆以叔父憂去官曹全以同產弟憂廣平令仲定以
善侯相楊著以從兄統郃陽令曹全以同產弟憂廣平令仲定以
姊憂皆解官而歸及服闋詔喻騰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騰等叩頭
此皆可補史闕

固讓乃止於是竝奉朝請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在特進及其

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絲

麻竝宿幸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歐陽生字和伯千乘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宏字叔紀天資善學年十五治歐陽尚書師

事劉述常在師門布衣徒行誦誦孜孜不輟奴醉擊長壽亭長亭

長將詣第白之宏卽見亭長賞錢五千勵之曰直健當然異日奴

復與宮中衛士忿爭衛士篋奴宏聞又與五千宏收恤故舊無所
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宏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
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與馬施之終竟

言悉曰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封

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鷹等

復辭不受詔大鴻臚持節即弘殯封子廣德爲西平侯將葬有司

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

中二千石修莫府冢上賜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輜輶車黃屋

左纛輕車材官五校士以送葬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有司請加諡曰昭成侯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白蓋車也集解沈欽

卓輜覆蓋三百石以卓布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又騎吏後曰帝

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此白蓋雙騎庶士之禮

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爲都鄉侯四年又封京子

黃門侍郎珍爲陽安侯邑三千五百戶集解沈欽韓曰京子於夷

袁宏紀云封京五年懼閭相繼竝卒皆遺言薄葬不受爵贈集解

子寶爲陽安侯曰東觀記閭字李昭于時國家每有災異水旱間側身暴露憂懼

顯頰形於顏色公卿以下咸高尚焉漢興以來爲外戚儀表閭出

則陪乘入侍左右忠言善謀先納聖善匡輔之言朝夕獻納雖內

得於上身在親近不敢自恃兢兢之心彌以篤固也鄧太后報閭

曰長歸冥冥
往而不反

太后竝從之乃封惺子廣宗爲葉侯閻子忠爲西華

侯自祖父禹教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戒竇氏

章帝竇皇后竇勳女
祖穆及叔父俱尙主

穆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化後竝坐
怨望謀不軌被誅故鄧氏深引爲誡也

檢敕宗族闔門靜居

也

隲子侍中鳳嘗與尙書郎張龕書屬郎中馬融

隲解惠棟曰永
初三年融爲鄧

隲舍人四年
拜郎中也

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尙嘗遺鳳馬後尙坐斷盜軍

糧檻車徵詣廷尉

檻車謂以板四
周爲檻無所見

鳳懼事泄先自首於隲畏太

后遂髡妻及鳳曰謝

隲解惠棟曰隲妻
寇恂之女孫也

天下稱之建光元年太后

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隲爲上蔡侯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

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

李閔候伺左右

隲解王補曰此下通鑑有共毀短太后
於帝帝每懷忿懼先謙曰官本閔作閔是

及太后崩

宮人先有受罰者

隲解惠棟曰李郃別
傳云宮人趙任等也

懷怨恚因誣告隲弘問先

從尙書鄧訪

隲解惠棟曰
袁宏紀作防

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

和帝長子
平原王勝

無嗣鄧太后立樂安王寵子得爲平原王集解萬承蒼曰案得當作翼安帝紀及章入王傳可據得又無子以翼爲嗣安帝緣此貶翼爲都鄉侯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注失考正

德葉侯廣宗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爲庶人隲曰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入隲等貲財田宅

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隲爲

羅侯羅縣屬長沙國集解先謙曰在隲與子鳳竝不食而死隲從今長沙府湘陰縣東北六十里

弟河南尹豹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豹字伯庠遷大匠工無虛張之繕徒無饑寒之色御覽二百五十二引李邕別傳

曰豹爲將作大匠河南尹缺豹欲得之上及隲兄弟欲用難便召拜詔令公卿舉隲以旨遣人諷公卿悉舉豹公曰隲河南尹當

整頓京師檢御貴戚今反使親家爲之不可爲後法公舉司隸羊

祿不舉豹豹竟不得尹恨公卿不舉對七大夫曰李公能不舉故

我不得尹耶案此云河南尹豹則豹竟得之也先謙曰豹欲得尹

容有之或亦后意所屬以隲之賢而以旨諷公卿舉豹必無是事

所謂盡信書則度遠將軍舞陽侯遵集解先謙曰東觀記遵元初

不如無書也度遠將軍舞陽侯遵中爲度遠將軍討擊羌虜斬

首入百餘級得鎧弩刀矛戰楯七首二三千枚破匈奴得釜鑊二

三千枚得七首三千枚詔賜駸駸犀劍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

緄帶一具虎賁囊一金鎗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將作大匠暢
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金蚩尤辟兵鉤一

皆自殺唯廣德兄弟曰母閭后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朱寵痛隲

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櫬親身棺也上疏追訟隲曰伏惟和熹皇后聖

善之德爲漢文母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母太任也言

說文母謂太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場帝崩太

似見列女傳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

日是賴立安帝故謙之祐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橫爲宮人單辭所陷集通

兩造不備又無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申明獄不訊鞠訊

左證者爲單辭遂令隲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竝不召命七人謂隲從弟豹

弟廣宗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

樹遺孤奉承血祀曰謝亡靈血祀謂祭廟殺牲寵知其言切自致

廷尉詔免官歸田里眾庶多爲隲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以

追廣宗等故也

還葬洛陽北芒舊塋公卿皆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者

祠曰中牟諸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卽位追感太后恩訓愍隲

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騭宗親內外朝覲皆如故事除隲

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爲郎中擢朱寵爲太尉錄尚書事寵字

仲威京兆人初辟隲府稍遷潁川太守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寵京兆杜陵人也初爲潁川太

守表孝悌儒義理冤獄撫孤老功曹主簿皆選明經有高行者每
出行縣使文學祭酒佩經書前驅頓止亭傳輒復教授周旋阡陌
勸課農桑寵以正月歲首宴賜羣吏問功曹吏鄭凱曰聞貴郡山
川多產奇士前賢往哲可得聞乎對曰鄙郡炳嵩山之張受中岳
之精是以聖賢龍蟠俊父鳳集昔許由巢父恥受堯禪洗耳河濱
重道輕帝遁世高峙樊仲父者志潔心遐恥飲山河之功賤天下
之重抗節參雲公儀許由俱出陽城留侯張良奇謀輔世元算入
微濟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于輔成
胡元安體曾參之至行履樂正之純業喪親泣血骨立形存精誠
洞于神明雉兔集其左右出于潁陽彪義山英姿秀偉逸才挺出
究孔聖之房奧存文武于將墜文麗春華辭蔚藻纘出于昆陽杜
伯夷經學稱于師門政事熙于國朝清身不苟有於陵之操損已
存公有公儀之節以榮華爲塵埃以富貴爲厚累草廬蓬門藜藿
不供出于定陵寵曰太原周伯况汝南周彥祖皆辭徵聘之寵慮

林藪之中清邁夷齊節擬古人恐貴郡之士未有如此者也凱對曰此二賢但讓公卿之榮耳若許由不受堯位樊仲父不屈當世以此准之不以遠乎龍徵入爲大鴻臚

治理有聲

集解劉放曰案他處無治理並

拜太尉棟案鄭凱字召公見會稽典錄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朱博傳入爲長安令京師治

理是治理兩字范卽本

於班也貢父亦殊疏舛

及拜太尉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龍爲太尉家貧食脫粟飯臥布被朝廷

賜錦被梁肉皆不敢受

封安鄉侯甚加優禮廣德早卒甫德更召徵爲開封

令集解劉放曰案己言召又云徵文理重疊蓋多一召字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聞妻耿氏

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爲閭後耿氏教之書學遂曰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

騎校尉禹曾孫香子女爲桓帝后帝又紹封度遼將軍遵子萬世

爲南鄉侯拜河南尹及后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

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曰下

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

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無將字錢大昕曰竇憲傳亦云其為侍中

將大夫郎吏十餘人班史百官表侍中加官所加官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至郎中亡員如滄曰將謂郎將以下也金日磾傳

亦有侍中諸曹將大夫之文或疑將上有奪文非是東京莫與為比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

高帝呂后昭帝上官后宣帝霍后成帝趙后平帝王后章

帝賢后和帝鄧后安帝閔后桓帝竇后順帝梁后靈帝何非徒豪后等家或以貴盛驕奢或以攝位權重皆以盈極被誅也

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曰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

後謂嗣君也言外戚握權者當先帝時或容免禍必貽罪何則恩非

賢於嗣君以至傾覆數猶理也其致敗之理可得言焉已結而權已先之

言外戚之家承陸寵於先帝不結情疏禮重而思於後主故權勢先在其身也枉性圖之

圖謀也其人既居權要禮數不可不重故後來寵方授主枉其本性與之圖謀政事非心所好也地既害之

後來寵者方欲授之要職而先代權臣見居其地必須除舊方得授新是地既害之也隙開教謝

讒亦勝之君臣有隙上下離心則權寵之人形勢漸謝於是讒人構會尋亦勝也悲哉隣懼兄弟委

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目泣而辭燕也

樂毅忠於燕昭

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樂毅懼而奔趙趙王謂樂毅曰燕力竭於齊其主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垂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徒焚況其後嗣乎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爲著姓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蘇忿生爲周武王司寇其後以

官爲寇氏陳留風俗傳

恂初爲郡功曹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恂好學爲郡功曹

太守

浚儀有寇氏黃帝之後

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

集解惠棟曰孟康云徇畧也如滄云徇音

撫徇之徇

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

居庸關在沮陽城東南六十里居庸界故關名

矣使者入上谷耿況迎之于居庸關卽是關也

況上印綬使者納

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

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

君者尊之稱也

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

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已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

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也

墮毀

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

隙將復何言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

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生亂

集解先謙曰官本祇下有爲更字考證云監本無更字

使君計莫若復之曰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曰使者命召況

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王

郎起道將恂上谷急況發兵

集解王鳴盛曰當作急發況兵

恂與門下掾閔業共

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

拔卒也集解沈欽韓曰禮少儀毋拔來注拔疾也與此義同

昔王

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

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

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曰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

齊心合眾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

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

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

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

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

非其人不可故難之

問於鄧禹曰諸將誰

可使守河內者

集解先謙曰書鈔六十五引續漢書云光武欲定河內謂鄧禹曰朕有河內猶高祖有關中非蕭何

誰能鎮之爲吾舉如蕭

何者作帝語與此微異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

憂所以得專精山東

集解王鳴盛曰此山東與鄭康成傳以山東無足問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竝與史記秦

紀引賈生言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山東

終成大業今河內

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

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

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

公曰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宅兵勿令北度而

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

肄習也

伐淇園之

竹爲矢百餘萬

前書音義曰淇園衛之苑多竹篠也集解惠棟曰戴凱之竹譜云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

志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貫淇園

養馬二千匹收租肆百萬斛轉曰

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

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

鞏溫並今洛州縣也臨黃河故曰鞏河也
集解通鑑胡注鞏河卽五社津也先謙曰

官本注無
二也字

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

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可出也恂

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

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

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

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

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

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

集解何焯曰軍
誤疑作畢惠棟

曰河內定則天下不足
足憂故諸將皆賀也

因上尊號於是卽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

驅駕轉輸前後不絕

前書音義曰驅駕併
駕也輦車人挽行也

尙書升斗以稟百官帝

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

集解周壽昌曰同門生師門共學之稱論語包咸注同門爲朋

皇侃疏同處師門曰朋觀後恂好學聘能爲左氏春秋親受學焉是崇必素與恂共學者也亦見王丹傳

說恂曰上新

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曰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

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時作府當是

昔蕭

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

漢王與項羽相拒京索蕭何留守關中上數使使勞苦何鮑生

謂何曰今君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者意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何從其計高祖大悅今君所

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曰前人爲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

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

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曰爲偏

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眾

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爲寇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

軍候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

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郡天生旅禍豆收得一

萬餘斛以封恂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買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

給諸營部將請軍部恂捕得繫獄時尙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

乃戮之於市復曰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竝列將帥

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

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

足曰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

史記曰秦王與趙王飲於滎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書曰某

年某月趙王爲秦王鼓瑟藺相如前請秦王擊缶秦王怒不許相

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澆大王矣秦王不憚爲擊缶相

如願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缶秦羣臣曰請以趙

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曰請以秦咸陽爲趙王壽竟酒不能相加

既罷歸國趙拜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

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厚辱之相如出望

見廉頗輒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能廷叱之何畏廉

將軍哉吾念彊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區區之趙

兩虎鬪必不俱全吾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讐也

尙有此義吾安可曰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具備酒醪說文曰醪兼汁洋酒

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也

俱具

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

還買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

集解王補曰李伯紀迂論云將相當先國事而

後私怨藹相如引車以避廉頗寇恂託疾以避買復是也若修怨遲憾不恤國事如張延賞之沮李晟罷其兵柄力主會盟而致平涼之辱劉仁軌之憤李敬元表請爲帥以代己而致覆師之禍其賢不肖之相去豈不遠哉

恂遣谷崇曰狀聞

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

安得私鬪

集解沈欽韓曰秦策兩虎相鬪而驚犬受其弊

今日朕分之

分猶解也

於是竝坐極

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

東觀記曰郡中政理盜賊不入

三年遣使者

卽拜爲汝南太守

卽就也

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

賊清淨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

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

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自時定惟念獨

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曰憂國可知也

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七制解云時恂爲執金

吾雖非九卿亦陪卿也案劉熙釋名云漢置十二卿其六曰執金吾也沈欽韓曰前書百官表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中二千石毋將

隆傳隆遷執金吾

上詔曰隆位九卿

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

狡猾也說文曰

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

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恂前爲潁川太守故曰復借也

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弟一

高平縣屬安定郡續漢志曰高平有弟一城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弟並作弟

帝使待詔馬援

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歆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阨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

從洛陽至高平長安爲中

安定隴西

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

集解惠棟曰從容安然自在之意

可曰制四方也今士馬

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軍及

汧

汧縣屬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也

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

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卽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

書至弟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

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

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

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

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

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

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

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曰

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曰爲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諡

曰威侯子損嗣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作楫

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曰軍功封列

侯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後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爲帝言其

忠賜爵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十三年復封損庶兄壽爲涑侯

涑屬沛郡涑音胡交反集解沈欽韓曰在鳳陽府靈璧縣南五十里濠城集

後徙封損扶柳侯

扶柳縣屬信都郡故

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也集解惠棟曰建武三十年徙封也水經注作扶都誤沈欽韓曰今冀州西南七十里蒲笠城

子釐嗣徙封商鄉侯釐卒子襲嗣恂女孫爲大將軍鄧騭夫人由

是寇氏得志於永初間

安帝永初元年鄧太后臨朝故得志也

恂曾孫榮

論曰傳稱喜怒曰類者鮮矣

左傳曰晉范武子變將老召其子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矣而易

者實多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變作會是

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子曰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榮少知名桓帝時爲侍中性矜潔自貴於人少所與

與黨與也

曰此見

害於權寵而從兒子尙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曰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曰擅去

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上

書曰

自從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乃亡命山中上書王補曰東都

榮以無罪見誅無人爲之申雪故范史詳載亡命中所上書所以深悲之也而鄭氏通志既刪去書文又謂其辭語怨忿其識下於范氏遠矣善夫袁宏論之曰寇榮之心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

良可哀矣然終至滅亡者豈非命也哉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爲萬國覆作人父母先

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自上咸蒙德澤

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

女子七月生齒也

而臣兄弟獨曰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

說文曰批劍擊也批

音片兮反抵音之氏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兮作支

青蠅之人所共構會

青蠅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

梯君子無信譏言青蠅能汚白使

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曰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

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曰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

阮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史記曰昔曾參

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其母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

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

人其母乃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其母猶生疑於三告

尚書背繩墨案空劾繩墨謂復質確其過實於嚴棘之下質正也確實也說文云確音胡角反

繁用徽墨實于叢棘也集解沈欽韓曰詩毛傳獄確也音義盧植

云相質殺爭訟者也崔云字當爲塢說文確礫石也非此義先謙

曰官本注爲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集

作謂爲謂通沈欽韓曰於當爲干先謙曰沈說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爲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請闕披肝膽布

腹心刺史張敬好爲詔諛張設機網復令陛下興雷電之怒司隸

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集解惠棟曰豹何休洛陽令袁騰集解惠

袁良子陳國扶樂集解惠竝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集解

人也官至尚書郎

胡注謂翦伐松柏如人之髮剔也

但未掘壙出尸剖棺露髑耳

髑謂骨之尚有肉者也月令曰掩骼

反又在移反

昔文王葬枯骨

紀也

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

大雅

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公劉之時仁及草木敦然道傍

之葦牧牛羊者無使踐履折傷之況於人乎故榮以自喻焉

惠棟曰班彪北征賦云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趙睦吳越

春秋云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葦葦睦習韓詩義當見

韓詩又案王符潛夫論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

惟葉渥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是漢儒皆以

行葦爲公劉詩也先謙曰列女辯通傳弓人之妻亦云公劉之

行牛羊踐葦葦惻然爲民痛之劉向習魯詩是魯說亦如此

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

今

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已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已俟陛下

發神聖之聽啟獨覩之明拒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

援沒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爲春夏息

春夏長養萬物故不宜怒矣

淹恚不爲順

時怠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

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

史記曰楚人伍奢爲平王太子

建太傅費無忌諸殺奢者子員字子胥奔漢求季布無已過也季

吳楚購之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布

為項羽將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購季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臣遇罰呂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

定曰蠲除無驗謂無罪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甫始也

止則見掃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作天廣而無已自覆地厚而無已自載蹈陸土而有沈淪之

憂遠巖牆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已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

臣犯元惡大愆愆惡也主言元惡之足已陳於原野備刀鋸鋸刑也

國語曰刑有五大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已解眾論之疑臣思入

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周禮秋官云左九棘

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而閭閻九重閭閻天陷門也罪步

設罪也舉趾觸眾罪也亦免網也音仔動行絀羅網無緣至萬

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集解先謙曰國君不可警匹夫警之則

一國盡懼

左傳曰晉侯之豎頭須曰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眾也

臣奔走曰來三離寒暑

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淒風

淒風寒風也左傳曰春無淒風

夏降霜雹

月令仲夏行冬

令則電

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爲號令

前書翼奉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也

春夏布德

月令春天子布德行惠發倉廩賑窮乏夏行封慶賜無不欣悅也

議獄緩死之時

易中孚象

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也

惠棟曰謂中孚十一月也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

避遠讒夫之誠

劉向說苑曰湯大旱七年使人持鼎祀山川祝曰政不節邪包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

邪使人疾邪何不雨之極也

曰寧風旱曰弭災兵

集解惠棟曰周禮小祝文

臣聞勇者不逃

死智者不重困

重猶惜也集解沈欽韓曰晉語智不重困勇不逃死

固不爲明朝惜垂盡之

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

史記曰屈原事楚懷王王受讒流屈原於江南屈原憂愁悲思遂投

而死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

史記曰伍子胥爲吳行人被宰嚭所譖吳王賜屬鏹之劍以死王取

其尸盛以鴟夷

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曰葬江魚之腹

浮之於江中矣

無曰自別於世

屈原曰寧赴湘沅葬於江魚之腹也不勝狐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

之懷

禮檀弓曰古人有言狐死正首丘仁也楚詞曰願徑逝而未得魂識路之茫茫老子曰載營魄猶營魄也

犯冒王

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

兩觀闕也孔子攝司寇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

然後登

金鑊入沸湯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死而未悔

楚詞曰雖九死猶未悔也

悲夫久

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已解君怒孝子殞命已寧親怨故大舜

不避塗廩浚井之難

廩倉也浚深也史記曰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舜塗廩從下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

後又使穿井舜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

父乃與象共下土實之舜從旁空出去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

申生晉獻公太子獻公用驪姬之讒而殺申生事見左氏傳也

臣敢忘斯議

集解劉攽曰案文議當作義

不自

斃已解明朝之忿哉乞已身塞重責願陛下勾兄弟死命

句乞也音蓋

使臣一門頗有遺類已從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涕泣泣

血漣如

易曰乘馬班如泣涕漣如言居不獲安行無所適窮困闕屢無所委仰者

帝省章愈怒遂誅榮

寇氏由是衰廢

集解通鑑考異袁紀置此事於延熹元年而范書榮傳云延熹中被罪榮書又云遇罰以來三赦再

贖不知榮死

果在何年

賈曰元侯淵謨乃作司徒明啟帝略肇定秦都勳成智隱靜其如

愚論語孔子曰吾與回

言終日不違如愚也子翼守溫蕭公是埒

埒等係兵轉食曰集

鴻烈誅文屈賈有剛有折

誅皇甫文
屈於賈復

鄧寇列傳第六

終

後漢書十六

後漢書集解卷十六校補

鄧禹傳四方分奔離析析官本
譌析

從至廣阿注擊王郎橫野將軍劉發集解官本考證曰發本或作

奉錢大昭曰發闕本作奉案今官本或仍作奉或闕字而據考
證則當作發意必初刻作奉後乃改補為發所補發字久復

失脫也

披輿地圖集解通鑑胡注至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案此胡氏
引史記三

王世家文及小司馬注也惟惠氏棟據虞喜志林謂輿地圖漢
家所畫非出古遠今觀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鄭
注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以司空郡國為名則固
非漢莫屬矣賈疏乃謂自蕭何收秦圖籍至後漢乃有是圖則
亦非是班志前漢御史大夫本掌圖籍而武帝時王諸皇子即
由御史奏輿地圖成帝時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此輿地圖
自仍為司空所有封國則奏必已詳載郡國矣
光武所披即是圖也否則草創時何遽有之乎

制詔前將軍禹官本禹上
有鄧字

封為鄧侯注鄧縣今屬南陽郡故城在襄州穀城縣東北張增曰
今字衍

唐志南陽無鄧縣今案鄧前漢國後漢縣前續志均屬南陽在今襄陽光化縣北注今字亦應移在字下

共拒禹於衙注解在安紀

官本在作見

輒停車住節注住或作柱

柱官本作柱案柱本通作柱觀韓文鼎也不可以柱車知至唐猶然

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

保小城也禮月令四鄙入保檀弓週負杖入保者息皆指都邑小城

下敕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集解王補曰至豈代言者所爲哉

沈

舜曰漢文帝賜鼂錯書曰書云狂夫之言而明主自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亦自親其文案此不惟在光武明

帝前並在武帝前矣

惜遂殺歆因反擊禹

錢大昭曰據魏器傳惜叛在建武二年此敘在二年春前則元年也

從都慮至羊腸倉注石臼河解見明紀

張增曰明紀無見章紀

詔訓將黎陽兵屯狐奴弓防其變注狐奴縣屬漁陽郡也

今順天順義縣

東北三十里

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注東號羌名

錢大昭曰東號東吾子也

始自隲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儀同三司有開府之號始自隲也

侯康曰晉志云漢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開
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
府之名起于此也則鄧騭但稱儀同三司及開府名官雖或如晉
志自鄧騭黃權始而其案以儀同三司及開府名官雖或如晉
空爲三公亦名三司司馬主兵節太尉又稱三府掾屬皆得自
辟召至開府儀同三司則將軍制也前漢武帝用兵大將軍
衛青票騎將軍霍去病皆兼大司馬位光武中興吳漢亦以大
將軍爲大司馬均在三司之中故不另開府及明帝以弟東平
王蒼爲驃騎大將軍輔政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
開東閣延英雄班固奏記說王則曰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再
則曰宜及府開以慰遠方是爲後漢開府之始然漢凌三司固
不必下同三司也章帝建初三年令舅車騎將軍馬防與九卿
絕席班同三司驍驍非張勳三司是又卽爲後漢儀同
三司之始既同三司驍驍非張勳三司是又卽爲後漢儀同
人歲舉吏二人謹覲騰之以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明卽用防故
事觀黃權雖實開府而蜀志權傳仍云遷車
騎將軍儀同三司而已固不待明言開府也

援立皇統奉承大宗

大官本

祓諷

均作殺誤

隲等既還里弟

官本弟亦作第

又徙封隲爲羅侯注羅縣屬長沙國

張焯曰國當作郡案張說是也隲徙封在安帝時自不應

仍據前志爲說又袁紀羅侯作沙羅侯攷前續志皆無沙羅縣名亦誤

甫德更召徵爲開封令集解劉攽曰

至益多一召字

案更召徵者謂更三府薦

舉或召或徵以能治劇爲開封令也蓋甫德自以學通行修致官非由恩澤門廕入仕者又周禮天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

鄭注別異諸官之入職以備王之徵召則召徵兩字亦非不可連文劉說似迂

禹曾孫香子女爲桓帝后

張焯曰子字衍案前書莽傳請博採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

子女則泛言女亦可云子女此傳指香女言不應著子字后紀鄧香之女也明此子字亦之字之譌

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無將字

至或疑將上有奪文非是

侯康曰錢說是章帝紀建初四年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和帝紀

永元三年賜將大夫郎吏從官帛七年令將大夫御史謁者各言封事桓帝紀建和元年命列侯將大夫御史謁者各上封事

二年賜將大夫郎吏從官以下帛各有差程醮傳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又藝文類聚卷四十六引李郃別傳博士著兩梁冠

朝會隨將大夫例是將大夫之文史傳屢見章懷于和帝紀注云將謂五官及左右郎將也于桓帝紀注云將謂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中郎將也通鑑胡注亦同是前人注解又甚明而何氏焯乃謂將字上下有脫誤偶然失檢遽爾獻疑惠氏反引誤本東觀記爲證失之矣御覽卷二百二十二引謝承書翟酺傳作將軍大夫六百石視范書多一軍字乃後人妄增亦如東觀記之無將字乃後人妄刪皆由讀後漢書不熟故耳

斯樂生所曰泣而辭燕也注樂毅忠於燕昭王至況其後嗣乎大

昭曰闕本注乎下有事見古史考五字案官本依監本轉刊注未亦有事見史記四字兩說互岐殆皆非原注所有

寇恂傳恂曰輦車驢駕注輦車人挽行也視原誤俛據前書正官本不誤

復曰爲恥官本恥下有數字

從九卿復出曰憂國可知也案知字衍通鑑引傳文無知字袁紀作從九卿復爲二千石以憂國可也

亦無知字

爲浞侯注浞音胡交反官本胡作故

子曰伯夷叔齊至於寇公而見之矣官本此下有注云論語孔子之言

於人少所與注與黨與也

案禮運諸侯以禮相與論語吾與女弗如也皇疏與許也

令陛下忽慈母之仁

官本慈母作參母案袁紀仍作慈母

發投杼之怒注史記曰昔

曾參之處費魯人又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

官本注無之字又字

夫以曾

參之賢

官本注夫作矣連上文爲句

但未掘壙出尸剖棺露齒耳注月令曰掩骼埋胔音才賜反又在

移反

埋官本謬理移官本誤修

議獄緩死之時注君子以議獄緩死也

官本注無也字

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誠注何不雨之極也

官本也亦作邪

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注吳王賜屬鏃之劍以死

吳王原誤文王據史記正官本不誤

王取其尸盛以鴟夷浮之於江中矣

官本注末無矣字

曰葬江魚之腹注寧赴湘沅

湘沅官本作湘流與王逸楚辭本合史記亦作常流此作沅者流沅形近

兼涉傳文願赴湘沅之波句而譌也

九死而未悔

官本無而字

注楚詞曰雖九死猶未悔也

官本猶作而

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注事見左氏傳也

官本無也字